

周鈞韜

周鈞韜 金瓶梅研究文集

周鈞韜

在十六世紀末葉，我國明代誕生了一部著名的現實主義巨著，它就是
(或稱人情小說)《金瓶梅》。

我國明代中后期，是一個充滿着黑暗和罪惡的時期。《金瓶梅》是
物，也是這個時代的真實寫照。它通過對一個典型的官僚、惡霸、官

西門慶一家的興衰榮枯的罪惡發展史的描寫
吏，下至地痞流氓的種種罪惡和丑惡的墮

落的社會氣氛，揭示了封建社會必然崩潰

第三卷

乃是中國世情小說的開山之作。具

萌芽的時代，就突破了古典小說

● 金瓶梅鑑賞

● 附錄 美與生活



周鈞韜 金瓶梅研究文集

周鈞韜

在十六世紀末葉，我國明代誕生了一位著述家，實主義巨著，它就是世情小說《金瓶梅》。

我國明代中后期，是一個充滿着黑暗和罪惡的時代。《金瓶梅》是這個時代的產物，也是這個時代的寫照。它揭露了官僚、武職、軍對三位一體的一或慶一家的丑惡面目，鮮惡發露了社會的黑暗，也反映了社會的落下的社會景象。揭發了社會的黑暗，也反映了社會的黑暗。

第三卷

● 金瓶梅鑑賞

● 附录 美与生活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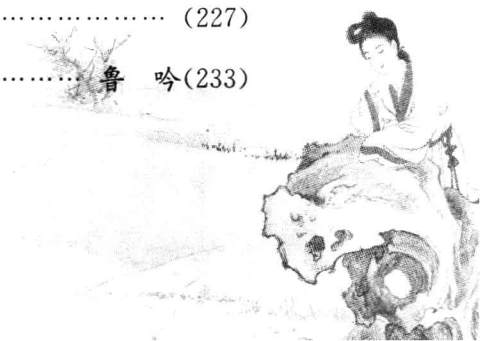
第 三 卷

金瓶梅鉴赏

- 序 吴调公(3)
- 潘金莲嫌夫卖风月 (6)
- 西门庆帘下遇金莲 (10)
- 西门庆茶房戏金莲 (15)
- 孟玉楼喜嫁西门庆 (24)
- 武松误杀李外传 (33)
- 西门府金莲恃宠生骄 (41)
- 潘金莲私仆受辱 (46)
- 李瓶儿隔墙密约 (51)
- 花子虚因气丧身 (56)
- 元宵节佳人赏花灯 (60)
- 宇给事劾倒杨提督 (64)
- 李瓶儿情感西门庆 (71)
- 吴月娘嫉妒李瓶儿 (77)
- 西门庆私淫来旺妇 (81)
- 宋惠莲含羞自缢 (87)
- 陈经济因鞋戏金莲 (92)
- 吴神仙贵贱相人 (98)
- 西门庆生子喜加官 (103)
- 韩道国纵妇争锋 (108)

目 录

- 潘金莲雪夜弄琵琶 (113)
- 吴月娘听尼僧说经 (119)
- 收丫鬟金莲市爱 (124)
- 潘金莲与李瓶儿斗气 (128)
- 妻妾笑卜龟儿卦 (132)
- 西门庆受赃枉法 (136)
- 曾御史参劾提刑官 (141)
- 西门庆迎请宋巡按 (146)
- 李瓶儿酬愿保儿童 (150)
- 西门庆东京庆寿诞 (154)
- 西门庆周济常时节 (158)
- 西门庆“广结善缘” (162)
- 怀妒忌金莲死官哥 (166)
- 西门庆立缎铺开张 (173)
- 西门庆大哭李瓶儿 (177)
- 吴道官迎殡颁真容 (188)
- 西门庆初调林太太 (193)
- 提刑官引奏朝仪 (199)
- 吴月娘怒骂潘金莲 (203)
- 西门庆纵淫亡命 (208)
- 众狐朋欺主背恩 (214)
- 武松杀嫂祭兄 (221)
- 普静师荐拔群冤 (227)
- 跋 鲁 吟(233)



目 录

附 录

美 与 生 活

导 言	(243)
羊人为美	
——从功利观到审美观	(255)
赵钱孙李长白游	
——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	(262)
爱美的邹忌	
——人都有“美的享受”需要	(268)
枪筒里的野菊花	
——劳动人民有爱美的传统	(273)
师傅,你也爱美	
——老年人也爱美	(279)
妈妈说,孔雀也爱美	
——动物与人爱美的区别	(284)
六月荷花美	
——美的形象性	(289)
钟馗的丑与美	
——美的形象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294)
当你面对亲爱者	
——美的愉悦性	(302)
羊城花市畅想曲	
——美的客观社会性	(309)

目 录

- 葛洲坝抒情
——美的本质 (317)
- 巴黎妇女的装饰品——陪衬人
——美与丑相比较而存在 (327)
- 歌唱吧,生活啊多么美好
——“美是生活” (335)
- 优美动人的鸟兽舞
——人类的劳动生活美 (341)
- 威武雄壮的战争舞
——人类革命斗争生活美 (349)
- 力量与生命的赞歌
——人体美 (357)
- 项链的遭遇
——人体装饰美 (366)
- 雷锋的成长与美的力量
——美与文明 (377)
- 爱晚亭放歌
——加强审美理想修养 (384)
- 《自由引导着人民》
——加强审美观念、审美能力修养
..... (390)
- 后 记 (397)
- 代 跋 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考证的争辩
——评吴敢对周钧韬的公开谴责
..... 姜得男(399)



金瓶梅鑑賞

《金瓶梅》第三十回

蔡太师擅恩锡爵
西门庆生子加官



序

吴调公

早在1400多年前，六朝时代大批评家刘勰就慨叹“知音”之难。然而与此同时，他又给文学的批评和鉴赏提出了合情合理而有效的规律，说明真正认识和正确评价文章也并非陷于一片混沌的不可知之境的。创作和鉴赏的相辅而行的关系，在他看来是这样：

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世远莫见其面，规文辄见其心。岂成篇之足深，患识照之自浅耳。（《文心雕龙·知音》）

这儿显然是按照文学作品既创于作者之手而又入于读者之目这两重关系来提问题的，很有点像我们今天所说的双向交流关系的意味。要做到作者的真正知音，就要真正能透过作品的形式全面而多维地楔入作品的底蕴。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必须有卓越的识力，亦即刘勰所谓的高远的“识照”。

读了周钧韬同志的《金瓶梅鉴赏》以后，联系上面所引的《文心雕龙》这一小段话，我细细品味了一下，内心深处不由萌发出一阵求知之谜解开后出现的豁然开朗的境界和为我历来被好书魅力所吸引而深深感到的心灵滋润。

“识照”，在我看来“识”意味着批评鉴赏者的价值判断能力之高，“照”意味着对作品形象整体的审美体

验之深与感发之切，而这两方面恰恰都是《鉴赏》一书中最显著的优势。钧韬同志写这本书的时候，始终恪守着这一个原则：就实论虚。从这本书的实际效果看来，他的理想是付诸实践了。如果说他对《金瓶梅》这部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很熟悉，了解得深透，并且过去已经在这方面写过了专著、专文，有了这一些深厚的基础是他把握了“实”的条件，那么，他的哲学、美学的素养和多维的思想方法导致他的鉴赏得高屋建瓴和鞭辟入里之势，这就是他的深刻的理性判断的“识”了。由于这二者的水乳交融，所以书中一段段赏析文字，虽说谈的是一些具体的人和事，如宋惠莲的自缢，西门庆的东京庆寿诞，潘金莲的戏扮俏丫鬟……所有的个性化的心理特征，场景的特定气氛，以及围绕着一个情节中心而展示的人物性格的彼此作用和相互撞击等等，在这些扣合具体事实的赏析中固然表现为恰如其分的丝丝入扣的评述，而更为可贵的却是每一个回目的赏析，几乎都各自突出了一个专门问题并通过评述提到理论高度：或而侧重于时代背景中的社会思潮，或而侧重于文学理论中的某一问题，或而侧重于审美意识的某一特征。就说宋惠莲这一个人物吧。《鉴赏》结合她和来旺儿、西门庆这三个人物间的特定关系，各自形成了特定的环境以及在环境中性格的变化，揭示了宋惠莲自缢的必然性，使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这感受已经很亲切了。然而，《鉴赏》的价值并不止于此，还更有意识地把这种复杂的性格中饱和着的艺术魅力提到审美高度，说明人物形象本身所具有的多种审美属性和一朝突然爆发的潜藏意识给予人们的美感。又如，《鉴赏》对西门庆东京祝寿这一段情节的剖析，在揭示了西门庆财大气粗和蔡御史、宋巡按受贿后唯命是从的基础上，曾经画龙点睛地做了这样的说明：为什么一边是财大气粗、一边是唯命是从的历史根源，亦即切入了资本主义初步萌芽时期阶级、阶层新形势的分析，勾画出那个时期处于上升地位的市民阶层中一个佼佼者的示威气派。再如剖析潘金莲的戏扮俏丫鬟一节，也决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在指出潘金莲形象之所以塑造成功的同时，阐述了典型性格绝对不是单一属性的道理，为此，结合了巴尔扎克和张竹坡等人的典型人物论加以发挥。诸



如此类，都可以看出《鉴赏》一书虚实相生的功夫：既扣紧人物、场面的具体分析以加强读者对《金瓶梅》的感性认识，又突破了人物、场面的局限性而因小见大，让感性认识升华到理性高度；既发挥主观的审美感受效应以帮助读者欣赏《金瓶梅》，又对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的客观实际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批评，从而引导读者对小说作出恰如其分的判断；既作为《金瓶梅》艺苑旅游的向导，指点读者如何在这一个绚烂多彩的形象世界中遨游，以发挥文学的寓教于乐的效应，又通过阐释过程中有关理论的升华多方面地丰富人们的文学、历史、美学等等知识，培养读者以这样的能力——透过情节现象发掘出情节背后的人和环境的底蕴。

这样的一位导读者，恰恰可以说是如刘勰所说的一位有“识照”的人了。他不但能以识见的光辉照亮《金瓶梅》这部书，照亮书中的一切主、次人物和大、小情节，从而做出其理有固然的评价，而且也照亮了读者向《金瓶梅》探秘的足迹，设身处地地作为读者的知心人，用电筒为读者照明，让他们有可能真正认识《金瓶梅》的精华何在、糟粕何在、局限何在，以及对这个艺苑中的景物究竟应该如何观赏、如何领略。

现在，就让我们在钩韬同志卓识的光照下，一齐走进《金瓶梅》这一个瑰奇的艺苑尽情地观赏吧。但附带有一点要说明，我们千万别忽略作者的“就实论虚”的方法论：入乎其中而又出乎其外，并描述与阐释之长。这正是《鉴赏》全书的精妙所在。

潘金莲嫌夫卖风月

《金瓶梅词话》第一回，借用《水浒传》中武松打虎的故事。武松欲到清河县寻找其兄武大郎，道经景阳冈，只身打死了一只凶猛的吊睛白额大虎，为民除害，惊动了全县上下，于是在清河县做了都头，并找到了武大郎。武松打虎一段情节，《金瓶梅》照抄了《水浒传》，只是在个别字句上略有改动。在《水浒传》中武松打死老虎后，如何使众猎户大为惊奇，又如何受知县封赏等情节描写，《金瓶梅》则作了大段的删节，从而很快地引出了武大郎和武大郎的继妻潘金莲。潘金莲是《金瓶梅》的主要人物，小说作者当然要对她的第一次亮相作细致的、完全不同于《水浒传》的描写：

这潘金莲，却是南门外潘裁的女儿，排行六姐。因他自幼生得有些颜色，缠得一双好小脚儿，因此小名金莲。父亲死了，做娘的因度日不过，从九岁卖在王招宣府里，习学弹唱，就会描眉画眼，傅粉施朱，梳一个缠髻儿，着一件扣身衫子，做张做势，乔模乔样。况他本性机变伶俐，不过十五，就会描鸾刺绣，品竹弹丝，又会一手琵琶。后王招宣死了，潘妈妈争将出来，三十两银子转卖与张大户家。

……原来金莲自从嫁武大，见他一味老实，人物猥獯，甚是憎嫌，常与他合气。报怨大户：“普天世界断生了男子，何故将奴嫁与这样个货？每日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只是一味味酒。着



紧处，都是锥扎也不动。奴端的那世里悔气，却嫁了他！是好苦也！”常无人处弹个《山坡羊》为证：

“想当初，姻缘错配奴，把他当男儿汉看觑。不是奴自己夸奖，他乌鸦怎配鸾凤对。奴真金子埋在土里。他是块高号铜，怎与俺金色比。他本是块顽石，有甚福抱着我羊脂玉体。好似粪土上长出灵芝。奈何？随他怎样到底奴心不美。听知：奴是块金砖怎比泥土基！”

看官听说，但凡世上妇女，若自己有些颜色，所禀伶俐，配个好男子，便罢了。若是武大这般，虽好杀也未免有几分憎嫌。自古佳人才子相凑着的少，买金偏撞不着卖金的。

武大每日自挑炊饼担儿出去，卖到晚方归。妇人在家别无事干，一日三餐吃了饭，打扮光鲜，只在门前帘儿下站着，常把眉目嘲人，双睛传意。左右街坊有几个奸诈浮浪子弟，睃见了武大这个老婆，打扮油样，沾风惹草。被这干人在街上撒谜语，往来嘲戏，唱叫：“这一块好羊肉，如何落在狗口里！”人人自知武大是个懦弱之人，却不知他娶得这个婆娘在屋里，风流伶俐，诸般都好，为头的一件，好偷汉子。

读一读这段文字，敏感的读者会发现一个问题：这个潘金莲与《水浒传》中潘金莲不一样？对了，您的看法很正确。《金瓶梅》作者在着意塑造一个新的潘金莲形象。自从《金瓶梅》诞生，世界上就有了新老两个潘金莲（艺术形象）。对比一下“新潘”与“老潘”，是很有意义的。

“老潘”在《水浒传》中，不过是个过场性、陪衬性的人物，她从属于武松，是为描写武松的正直、刚烈而设置的对面。因此，她的性格到底要展开到什么程度，完全受武松形象的塑造所制约和规定。从《水浒传》故事发展的进程来看，这里只需要出现一个淫妇的角色，让她来勾引武松，让她来嫌夫卖风月，武松不为所动，且义正词严地骂了她一通，于是一个堂堂正正的武松形象便站了起来；“老潘”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干脆杀了武大郎去做西门庆的小老婆。于是就出现了武松杀嫂为兄报仇的惊心

动魄的场面，一个刚义勇烈的武松便呼之欲出，令人叹服，肃然起敬。因此，在《水浒传》中，作者只仅仅赋予“老潘”以淫妇的性格特征，即大功告成，无可非议。但是，在《金瓶梅》中，情况大为不同。潘金莲已从陪衬人物转化为主要人物，武松反成了陪衬人物。可以说，在该书中武松是从属于潘金莲、是作者为描写潘金莲的放荡而设置的对面。武松这一形象的根本功能，在于在书的末尾由他来收拾、杀掉潘金莲。

《金瓶梅》一百回，洋洋百万言。“新潘”是个贯穿于全书的中心人物。可以说，没有新潘也就没有《金瓶梅》。“新潘”在《金瓶梅》中，要长期生活在作为恶霸、富商、官僚三位一体的西门庆家中，在多种多样的矛盾斗争中扮演多种角色，表现出业已腐朽了的封建社会中的各种各样的冲突、争斗。显然，如果作者仍然像《水浒传》那样，只赋予她一个淫妇的性格特征，是不能奏效的。纵观全书，作者赋予“新潘”的性格特征是复杂的、多侧面的，就像得以产生她的那个社会一样复杂。为了使“新潘”的性格特征有一个合理的、令人信服的发展过程，就必须在开卷的第一回中作些铺垫，并对“老潘”这个原型加以改造。这种改造在上引的这段文字中便可见出端倪：

一、改变了潘氏的身世。《水浒传》只说她是大户家的使女，颇有些颜色，大户要缠她，她意下不肯依从，便告之于主人婆。大户记恨在心，便倒赔房奁，把她嫁给了武大郎。《金瓶梅》增写了许多文字，突出她出身贫寒，“因度日不过，从九岁卖在王招宣府，习学弹唱”。王招宣死后又被转卖与张大户，倍受凌辱。这就为后文塑造她的不满于低微的社会地位而努力抗争的顽强的性格特征设下了伏笔。

二、提高了潘氏的文化素养。《水浒传》中的潘氏，只是个做得一手好针线的使女，连“历日”都看不懂的人物。《金瓶梅》说她在少年时就聪明伶俐，“不过十五，就会描鸾刺绣，品竹弹丝，又会一手好琵琶”，甚至会自填曲子，像文人那样自弹自唱，抒发自己的情感。后文还说她“百家奇曲，双陆象棋，无般不通”。这就为后文塑造她的聪明、能干、好强、任性等性格特征作了必要的铺垫。

三、点明了潘氏日后堕落的根源。《金瓶梅》写她虽出身贫寒，属被压



迫被剥削的劳动阶级，但九岁被卖到王招宣府后，就受到了封建贵族家庭的腐朽、堕落习气的侵蚀，从小就会描眉画眼，做张做势，乔模乔样。这就为她的自私、狠毒、放荡、堕落的性格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合理的交待，提供了内在的根据。这在《水浒传》中是没有的。

四、强调了潘氏对婚姻“相配”的要求。《水浒传》中的潘氏只是个淫妇形象，除此之外似无其他性格特征。《金瓶梅》则赋予了潘氏更深层的思想内涵。一曲《山坡羊》便将“新潘”的心态刻画得颇为深刻。她哀叹“想当初，姻缘错配奴”，表示了对武大郎和对张大户对她人性的践踏的强烈不满，朦胧地透露出她追求婚姻“相配”的要求；她自比鸾凤、灵芝、金砖，“真金子埋在土里”，表现了她对自身价值的肯定，人性的肯定。《金瓶梅》产生在明代隆庆朝前后。这是我国古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时期。作为资本主义萌芽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反映，出现了以李贽为代表的肯定人性、人欲，与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相抗衡的进步思潮。潘金莲对自身价值的肯定和对人性的追求，正是这种进步思潮在文学作品的表现。而《水浒传》中的那个老潘金莲不具备这一思想特质，这无疑是新老两个潘金莲最本质的区别。当然，新潘的这种思想感情的表露还是朦胧的、软弱的，这正好十分形象地说明了，在当时社会上，这种解放思潮在它刚刚诞生的时候，就带明显的软弱性，或者说，《金瓶梅》作者在接受这种思潮的影响方面，处于不够自觉的状态。

西门庆帘下遇金莲

潘金莲一心要勾搭武松，不想武松乃是个正人君子，不为所动。潘金莲反被他抢白了一场，好不气恼。说来也凑巧，正在潘金莲欲罢不能之时，遇到了破落户财主西门庆，便演出了一场帘下勾情的丑剧：

白驹过隙，日月撺梭，才见梅开腊底，又早天气回阳。一日，三月春光明媚时分，金莲打扮光鲜，单等武大出门，就在门前帘下站立；约莫将及他归来时分，便下了帘子自去房内坐的。一日，也是合当有事，却有一个人从帘子下走过来。自古没巧不成话，姻缘合当凑着。妇人正手里拿着叉竿放帘子，忽被一阵风将叉竿刮倒，妇人手擎不牢，不端正却打在那人头巾上。妇人便慌忙陪笑。把眼看那人，也有二十五六年纪，生的十分博浪。头上戴着缨子帽儿，金玲珑簪儿，金井玉栏杆圈儿；长腰身穿绿罗褶儿；脚下细结底陈桥鞋儿，清水布袜儿，腿上勒着两扇玄色挑丝护膝儿；手里摇着洒金川扇儿。越显出张生般庞儿，潘安的貌儿。可意的人儿，风风流流从帘子下丢与奴个眼色儿。这个人被叉杆打在头上，便立住了脚待要发作时，回过脸来看，却不想是个美貌妖娆的妇人。但见他黑鬓鬓赛鸦翎的鬓儿，翠湾湾的新月的眉儿，清冷冷杏子眼儿，香喷喷樱桃口儿，直隆隆琼瑶鼻儿，粉浓浓红艳腮儿，娇滴滴银盆脸儿，轻袅袅花朵身儿，玉纤纤葱枝手儿，



一捻捻杨柳腰儿，软浓浓白面脐肚儿，窄多多尖翘脚儿，肉奶奶胸儿，白生生腿儿。……

那人见了，先自酥了半边，那怒气早已钻入爪洼国去了，变做笑吟吟脸儿。这妇人情知不是，叉手望他深深拜了一拜，说道：“奴家一时被风失手悞中，官人休怪！”那人一面把手整头巾，一面把腰曲着地还喏道：“不妨，娘子请方便！”却被这间壁住的卖茶王婆子看见。那婆子笑道：“兀的谁家大官人打这屋檐下过？打的正好！”那人笑道：“倒是我的不是。一时冲撞，娘子休怪！”妇人答道：“官人不要见责！”那人又笑着大大的唱个喏，回应道：“小人不敢！”那一双积年招花惹草、惯觑风情的贼眼，不离这妇人身上，临去也回头了七八回，方一直摇摇摆摆，遮着扇儿去了。

……当时妇人见了那人生的风流浮浪，语言甜净，更加几分留恋，“倒不知此人姓甚名谁，何处居住。他若没我情意时，临去也不回头七八遍了。不想这段姻缘，却在他身上。”却是在帘下眼巴巴的看不见那人，方才收了帘子，关上大门，归房去了。

看官听说：莫不这人无有家业的？原是清河县一个破落户财主，就县门前开着个生药铺。从小儿也是个好浮浪子弟，使得些好拳棒，又会赌博，双陆象棋，抹牌道字，无不通晓。近来发迹有钱，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说事过钱，交通官吏。因此满县人都惧怕他。那人覆姓西门，单名一个庆字，排行第一，人都叫他做“西门大郎”，近来发迹有钱，人都称他做“西门大官人”。他父母双亡，兄弟俱无，先头浑家是早逝，身边止有一女。新近又娶了清河左卫吴千户之女，填房为继室。房中也有四五个丫鬟妇女。又常与拘栏里的李娇儿打热，今也娶在家里。南街子又占着窠子卓二姐，名卓丢儿，包了些时，也娶来家居住。专一飘风戏月，调占良人妇女，娶到家中，稍不中意，就令媒人卖了，一个月倒在媒人家去二十余遍。人多不敢惹他。

在《金瓶梅》中，这是主人公西门庆的第一次亮相。与潘金莲的情